六度集經卷第八　敬八　豈

吳康居國沙門康僧會譯

明度無極經　此有九章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菩薩万
人共坐第一弟子鶖鷺子前稽首長
跪白言車匿宿命有何功德菩薩處
家當為飛行皇帝而勸棄國入山學
道自致為佛拯濟衆生功勳巍巍乃
至滅度惟願世尊為現其原佛歎曰
善哉善哉鶖鷺子所問甚善車匿累
世功勳無量尒等諦聽吾將說之對
曰唯然佛言吾昔為菩薩在尼呵遍
國其王聞人或為道昇天或為神祠
昇天者王自童稚来常願昇天未知
所由國有梵志四万餘人王覩之曰
吾欲昇天將以何方耆艾對曰善哉
問也王將欲以斯身昇天耶以魂靈
乎王曰如斯坐欲昇天也曰當與大
祀可獲之矣王喜無量以金銀二千
斤賜之梵志獲寶歸快相娛樂寶盡
議曰令王取童男童女光華踰衆者

各百人象馬雜畜事各百頭先飯吾等
卻然人畜以其骨肉為[illegible]昇天人[illegible]

謙曰令王取童男童女光華踰衆者

各百人象馬雜畜事各百頭先飯吾等

却煞人畜以其骨肉為陛昇天以事
上聞王曰甚善王即命外臣疾具如之
悉閇著獄哭者塞路國人僉曰夫為
王者背佛真化而興妖蠱喪國之基
也梵志又曰儻煞斯生王不獲昇天
吾等戮尸于市朝其必也重謀曰香
山之中有天王妓女名似人形神神
聖難獲吾令求之若其不致衆事都
息吾等可無就矣又之王所曰香山
之中有天樂女當得其血合于人畜
以為階陛尒乃昇天王重喜曰不早
陳之令已四月始有去乎對曰吾術
本末王令國内黎庶並會使大賞賜
酒樂備悉今日孰能獲神女乎民有
知者曰第七山中有兩道士一名闍
黎一曰優犇知斯神女之所處也王
曰呼来使者奉命數日即將道士還
王喜設酒為樂七日曰尒等為吾獲
神女来吾其昇天以國恵尒對曰必
自勉勵退坐尋求二月有餘經七重
山乃之香山觀大池水縱廣三十里
池邊平地有大寶城縱廣起高各八十

里寶樹周城曜曜光國池中蓮華華

池邊平地有大寶城縱廣起高各八十

里寶樹周城曜曜光國池中蓮華華
有千葉其有五色光光相照異類之
鳥唱和而鳴城門七重樓閣宮殿更
相因仍幢幡燾曄鍾鈴五音天帝處
中倡人相娛七日之後釋出遊戲於
池沐浴快樂已畢當還昇天池邊樹
下有聖梵志內外無垢獲五通之明
兩道士進稽首曰斯音絕世將為誰
樂答曰頭魔王女等千餘人于斯遊
戲方来修處尒等早退受命退隱議
曰斯梵志道德之靈吾等當以何方
致天女乎惟當以蠱道結草祝禳投
之于水令梵志體重天女靈歌耳即
結草投水以蠱道祝帝釋旋還諸天
都然惟斯天女不獲翻飛兩道士入
水解其上衣以縛之女曰尒等將以
吾為答如上說以竹為箄行道七日
乃之王國詣宮自懼王喜現女為之
設食慰勞道士曰吾獲昇天斯國惠
尒王之元子名難羅尸為異國王厭
太子名須羅先內慈仁和明照大初
見世衆生未然之事無窮不覩无微
不達六度高行不釋于心自誓求如

不違六度高行不釋于心自誓求如

来無所着正真覺道法御天人師善
逝世間還乎本無王曰吾當昇天呼
皇孫辭孫至稽首虔辭畢退就座王
曰尒親逮民安乎對曰蒙潤普寧孫
曰吾不求天女為妃者王必煞其儻
國人以聞王曰吾當以其血為陛昇
天孫即絶食退寢不悅王懼其喪即
以妃焉内外欣懌所患都歇四月之
後梵志復聞曰當為埳煞諸畜生以
填埳中取神女血以塗其上擇吉日
祠天王曰善哉命諸國老羣僚黎庶
當興斯祀皇孫聞之憮然不悅難梵
志曰斯祀之術出何聖典乎荅曰夫
為斯祀祚應昇天皇孫難曰夫煞者
害衆生之命害衆生之命者逆惡之
元首其禍無際䰟靈轉化更相燔[illegible]
刃毒相殘世世無休死入太山燒煮
脯割諸毒備畢出或作畜生死輙更
刃若後為人有戮尸之咎者殘死之
所由也豈有行虐而昇天者乎梵志
荅曰尒年未始智將何逮而難吾等
皇孫曰吾宿命時生梵志家連五百
世翫尒道書清真為首尒等巧僞豈

世戳尒道書清真為首尒等巧偽豈

合經旨乎梵志曰子知吾道奚不陳
之皇孫具說梵志影則聖趣至清而
尒等穢濁殘酷貪餮虛以邪祀煞人
衆畜飲酒婬乱欺上窮民令民背佛
違法遠賢不宗盡財供鬼而親飢寒
豈合聖趣沙門之高行乎梵志等恧
慙稽首而退孫即為祖王陳無上真
冣正覺至戒之信言夫欲昇天者當
歸命三尊存四非常都絕慳貪殖志
清淨捐己濟衆潤逮衆生斯一也慈
愍生命恕己濟彼志恆止足非有不
取守貞不泆信而不欺酒為乱毒孝
道枯朽遵奉十德導親以正斯二矣
忍衆生辱悲傷狂醉毒來哀往濟而
不害喻以三尊解即助喜慈育等護
恩齊二儀斯三矣銳志精進仰登高
行斯四矣棄邪除垢志寂若空斯五
矣博學無蓋求一切智斯六矣懷斯
弘德終始無尤索為三界法王可得
昇天何難若違佛慈教崇彼凶酷殘
衆生命婬樂邪祠生即天棄死入三
塗更相剋戮受禍無窮以斯元惡庶
望昇天譬違王命者莫獲高位也王

望昇天譬違王命者莫獲高位也王

曰善哉信矣開獄大赦刦絶諸妖即
舉國寶命孫興徳皇孫獲寶覩斯窮
民布施七日無乏不足布施之後勸
民持戒率土感潤靡不遵承天龍鬼
神僉然歎善為雨名寶衆菓諸穀隣
國慕徳歸化猶衆流之海也皇孫將
妃辭親而退還國閑閤廢事相樂衆
臣以聞曰不除其妃國事將朽矣父
王曰祖王妻之焉得除乎召而問之
妃聞悪然飛還本居之第七山覩優
犇等吾之曰吾壻来者為吾送之留
金指鐶為信父聞妃去遣子返國不
覩其妃悵然流淚護宮神曰介無悼
焉吾示介路妃在第七山疾尋可及
皇孫聞之即服珠衣帶劔執弓矢光
曜四十里明日至七山覩妃前樹枝
投地為識前見兩道士問曰吾妃歷
茲乎曰然以環付之翼從俱行以木
為橋度彼小水之八山上覩四禪梵
志五體投地稽首為礼曰覩妃徑斯
乎荅曰徑茲矣且坐須臾吾示介處

時天王釋化為獮猴威靈震山皇孫
大懼梵志曰介無懼也彼来供養獮

大懼梵志曰尒無懼也彼來供養獮

猴覩三道士疑住不前梵志曰進獮
猴即進以果供養梵志受之四人共
享謂獮猴曰將斯三人至似人形神
所曰斯何人令之昇天乎梵志曰國
王太子開士之元首者也方為如來無
所著正真道冣正覺道法御天人師
衆生當蒙其澤得還本无獮猴歎曰
善哉開士得佛吾乞為馬優犇二人
一願為奴一願為應真開士曰大善
即俱昇天道有緣一覺五百人俱過
稽首遣獮猴還取華散諸佛上願曰
令吾疾獲為正覺將導衆生滅生死
神還于本無三人又如前願俱為諸
佛稽首而去到似人形神城門之外
獮猴稽首而退三人俱坐時有青衣
出汲水開士問曰尒以水為沓曰給
王女浴開士脫指環投其水中天女
覩環即止不浴啓其親曰吾夫相尋
今來在茲親名頭彊喜而疾出與之
相見開士稽首為壻之礼兩道士稽
首而退王請入内手以女授侍女千
餘天樂相娛留彼七年存親生養言之
哽咽辭退歸國天王曰斯國衆諸令

以寸子而去可為開士又辭如前王

哽咽辭退歸國天王曰斯國衆諸今
以付子而去何為開士又辭如前王
日且留七日盡樂相娛七日之後有
大神王詣天王所賀曰王女旣歸又
致聖壻天王曰吾女微賤獲聖雄之
壻恩歸養親頗為送之鬼王勑諸即
以天寶為殿七層之觀衆寶天樂世
所希覩鬼王掌奉送著本土稽首而
退開士覲親虔辭備悉祖王喜而禪
位焉天女鬼龍靡不稱善大赦衆罪
空國布施四表黎庶下逮衆生濟其
窮乏從心所欲衆生踊躍靡不咨嗟
歎佛仁化潤過天地八方慕澤入國
若幼孩之依慈母祖王壽終即生天
上佛告鶖鷺子皇孫者我身是四禪
梵志者鶖鷺子是優犇者今目連是
闍梨者今車匿是天帝釋者今揵德是
父王者迦葉是祖王者今白淨王是
母者吾母舍妙是妃者俱夷是菩薩
累載以四等弘慈六度無極濟衆
生難為籌筭佛說經竟諸菩薩四輩
弟子天龍鬼神及質諒神靡不歡喜
作禮而去

遮羅國王經

昔者遮羅國王嫡台無嗣王甚悼焉

昔者遮羅國王嫡后無嗣王甚悼焉
命曰夼歸女宗以求有嗣之術還吾
不就也后泣辭退誓命自捐投隕山
險遂之林藪天帝釋感曰斯王无后
故世吾姊也今以無嗣捐軀山險愴
然愍之忽夼降焉以器盛果授之曰
姊夼吞斯果必有聖嗣將為世雄若
王有疑以器示之斯天王神器明證
之上者后仰天吞果忽然不覩天帝
所之應則身重還宮覩王具以誠聞時
滿生男厥狀甚陋覩世希有年在齔
亂聰明博暢智策無籌力能僻象走
獲飛鸞舒聲響震若師子吼名流遐
迩八方咨嗟王為納隣國之女厥名
月光端正妍雅世好備足次有七第
又亦姝好后懼月光悪太子狀訛曰
吾國舊儀家室无白日相見礼之重
也妃無失儀矣對曰敬諾不敢替尊
教自斯之後太子出入未嘗別色深
惟本國與七國為敵力諍无寧兆民
呼嗟吾將攡而安之心自惟曰吾體
至陋妃覩必邁邁則天下康兆民休
矣欣而啓后欲一覩妃觀厥儀容后

曰今大醜矣妃容華艶厥齊天女覺

矣欣而啓后欲一覩妃觀厥儀容后
曰尒狀醜矣妃容華豔厥齊天女覺

即捨邁尒終為鮮矣太子重辭后愍
之即順其願將妃觀焉太子佯為牧
人妃覩之曰牧人醜乎后曰斯先王
牧夫矣後將觀象妃又覩焉疑之曰
吾之所遊輙覩斯人將是太子乎妃
曰願見太子之光容后即擢之令其
兄弟出遊行國太子官僚翼從侍衛
后妃觀之厥心微喜後又入苑太子
登樹以果擲背妃曰斯是太子定矣
夜伺其眠默以火照覩其姿狀懼而
奔歸后忿曰焉使妃還乎對曰妃邁
天下泰平之基民終寧其親矣拜辭
尋之至妃國佯為陶家賃作瓦器器
妙絶國陶主覩妙賣以獻王王獲器
喜以賜小女傳現諸姊月光知聓之
所為投地壞焉又入城賃染衆綵結
其一疋為衆奇巧雜伎充滿覩世希
現染家欣異又以獻王王重悦之以
示八女月光識焉捐而不覩又為大
臣賃養馬肥又調曰尒恙有何伎乎
對曰太官衆味余其備矣臣令為饌
以獻大王王曰孰為斯食臣如實對

以獻大王王曰孰為斯食臣如實對

王命為太官監典諸餚膳以羹入內
供王八女欲致權道佯覆沃身諸女
驚懼月光不眄天帝釋喜歎曰菩薩
憂濟衆生及至于茲乎吾將權而助
之焉挑七敵國使會女都尒乃兆民
光禍息矣化為月光父王手書以光
妻之七國興礼造國親迎俱會相勞
翔茲何為各去妃取女名月光訟之
紛紛各出手書厥怨齊聲當滅尒嗣
其為不儀遣使還書僉然詰曰以尒
一女拤吾七國怨齊兵威尒國喪在
乎今矣王懼曰斯禍弘矣將宿行所
招乎謂月光曰尒為人妃若婿明愚
吉凶好醜厥由宿命孰能禳之而不
貞一盡孝奉尊薄婿還國禍至于茲
吾今當七分尒尸以謝七王月光
泣曰願假吾命漏剋之斯募求智士
必有能卻七國之患者也王即募曰
孰能禳斯禍者妻以月光育以無福
太子曰疾作高觀吾其禳之觀成太
子權病蹐步倒地須月光荷負尒乃
却敵矣月光惶灼懼見屠戮扶格登
觀勤能焉太子高聲謂七國王厥音

遠震若師子孔喻以弗教為天牧民

覲勤能焉大子高聲謂七國王厥音
遠震若師子吼喻以佛教為天牧民
當以仁道而令興怒怒感即禍著禍
者即身喪身喪失國其由名色乎七
國師雄靡不尸跪者斯須而穌欲旋
本土太子啓王壻姻之道莫若諸王
矣何不以七女嫡彼七王子壻蕃屛
王元康矣臣民休矣親獲養矣王曰
善哉斯樂大矣遂命七王以女妻之
八壻礼豊君民欣欣于斯王逮臣民
始知太子月光舊壻即選良輔武士
翼從各令還國七國和寧兆民抃舞
僉然讚歎曰天降吾父夫聖人權術
非凡所照德聚功成介乃照然无復
譏謗還國有年大王崩殂太子代位
太赦衆罪以五戒六度八齋十善教
化兆民灾孽都息國豊衆安大化流
行皆奉三尊德感福歸衆病消滅顏
景煒煒踰彼桃華所以然者菩薩宿
命室家俱耕令妻取食望覩妻還與
一辟支佛俱行隱山岸久久而不至
疑心生焉興忿執鋤欲往擣之至見
其妻以所食分供養沙門退叉手立
沙門食竟拋鉢虛空光明暐曄飛行

沙門食竟拋鉢虛空光明暐曄飛行

而退壻心悔愧念妻有德乃致斯尊
吾有重愚將受其殃即謂妻曰尒供
養福吾當共之餘飯俱食尒無訧也
至其命終各生王家妻有淳慈之惠
生而端正壻先恚而後慈故初醜而
後好也佛告諸比丘夫人作行先恚
而後奪後世初生豪富長即貧困初
奪後惠後世受之先貧賤而後長富
貴太子者是我身也妻者俱夷是父
王者白淨王是母者吾母舍妙是天
帝釋者彌勒是開士世世憂念衆生
拯濟塗炭菩薩普智度無極行明施
如是

菩薩以明離鬼妻經

昔者菩薩時為凡人年十有六志性
開達學博覩弘無經不貫練精深思
衆經道術何經最真何道最安思惟
喟然而歎曰惟佛經最真無為最安
重曰吾當懷其真處其安矣親欲為
納妻悵然而曰妖禍之盛莫大于色
若妖蠱臻道德喪矣吾不遁邁將為
狼吞乎於是遂之異國力賃自供時
有田翁老而無嗣草行獲一女焉顏

華絶國欣育為嗣求男為偶適國無

有田翁老而無嗣草行獲一女焉顏
華絶國收育為嗣採男為偶適國無
可翁賃菩薩積有五年觀其操行自

微至著中心嘉焉曰童子吾居有足
以女妻尒為吾嗣矣女有神德惑菩
薩心納之無幾即自覺曰吾觀諸佛
明化以色為火人為飛蛾蛾貪火色
身見燒煑斯翁以色火燒吾躬財餌
釣吾口家穢喪吾德矣夜默遁邁行
百餘里依空亭宿亭人曰子何人乎曰
吾寄宿亭人將入觀妙牀蓐衆珎光
明中有婦人顏似己妻惑菩薩心令
與之居積有五年明心覺焉曰婬為
蠲虫殘身危命者也吾故馳隱妻又
逢焉默而疾邁又觀宮寶婦人如前
復惑厥心與居十年明心覺焉曰吾
殃重矣奔而不免深自誓曰終不寄
宿又復遁逃遥觀大屋避之草行守
門者曰何人夜行荅曰趣及前聚曰
有禁無行內人呼前所覩如上婦曰
自無數刧誓為室家尒走安之菩薩
念曰欲根難拔乃如之乎即興四非
常之念曰吾欲以非常苦空非身之
定滅三界諸穢何但尒垢而不能殄

定滅三界諸穢何但尓城而不能殄

乎興斯四念鬼妻即滅中心照如便
覩諸佛處已前立釋空不願無想之
定受沙門戒為無勝師菩薩普智度
無極行明施如是

儒童受決經

昔者菩薩生鉢摩國時為梵志名曰
儒童自師學問仰觀天文圖讖衆書
聞見即貫守真崇孝國儒嘉焉師曰
尒道備藝足何不遊志教化始萌乎
對曰宿貧乏貨无以報潤故不敢退
也母病尤困無以醫療乞行傭賃以
供藥直師曰大善稽首而退周旋近
國覩梵志五百人會講堂施高座華
女一人銀錢五百昇坐高座衆儒共
難覩博道洞者女錢貢之菩薩臨觀
覩其智薄難即辭窮謂衆儒曰吾亦
梵志之子可豫議乎僉然曰可昇高
座衆儒難淺而荅道弘問狭而釋義
廣諸儒曰道高明遐者可師焉僉降
稽首菩薩辭退諸儒俱曰斯雖高智
然異國之士不應納耆國之女也盖
以錢贈焉菩薩荅曰道高者厥德淵
吾欲無欲之道厥欲弥矣以道傳神

以慈受聖神聖相尋影也不可謂

吾欲無欲之道厥欲珎矣以道傳神

以德授聖神聖相傳影化不朽可謂
良嗣者乎汝欲填道之原伐德之根
可謂無後者乎說畢即退衆儒愍然
而有耻焉女曰彼高士者即吾之始君
子矣搴衣步尋厥跡步諸國力疲足
瘡頻息道側到鉢摩國王号制勝行
國嚴界覩女疲息問尒何人為道側
乎女具陳其所由王喜其志甚悼之
焉王命女曰尋吾還宮以尒為女女
曰異姓之食可徒食乎願有守職即
從大王王曰尒抹名華供吾飾也女
即敬諾從王歸宮曰抹名華以供王
用儒童還國覩路人擾擾平填墟掃
地識問行人曰黎庶欣欣將有慶乎
荅曰定光如来無所著正真道冣正
覺道法御天人師將来教化故衆為
欣欣也儒童心喜寂而入定心淨無
垢覩佛將来道逢前女採華挾瓶從
請華焉得華五莖王后庶人皆身治
道菩薩請地少分躬自治之民曰有
餘小溪而水湍疾土石不立菩薩曰
吾以禪力下彼小星填之可乎又念
曰供養之儀以四大力苦躬為善即

曰侍養之儀以四大力苦躬爲善即
置星輦石以身力填之禪力住焉餘
微淹塹而佛至矣解身鹿皮衣著其
濕地以五華散佛上華羅空中若手
布種根著地生也佛告之曰後九十

一劫尒當爲佛号曰能仁如来無所
著正真道寂正覺道法御天人師其
世顛倒父子爲肆王政傷民猶雨衆
爲民雖避之難免其患矣尒當於彼
拯濟衆生時獲度者難爲籌筭儒童
心喜踊在虚空去地七仞自空来下
以髮布地令佛蹈之世尊跨畢告諸
比丘無蹈斯土所以然者受决之處
嚴尊無上有智之士峙刹于兹與受
决同諸天僉然齊聲而去吾當住刹
時有長者名曰賢乾以微栄挿其地曰
吾刹以立矣諸天顧相謂曰凡庶竪子
而有上聖之智乎即輦衆寶於上立
刹稽首白言願我得佛教化若今今
所立刹其福云何世尊曰儒童作佛
之時尒當受决矣佛告鶖鷺子儒童
者我身是賣華女者今俱夷是長者
今座中非羅余是非羅余即稽首佛
足佛授其决後當爲佛号曰快見佛

說經竟諸比丘

足佛授其決後當爲佛号曰快見佛
說經竟諸四輩弟子天人龍鬼靡不

歡喜稽首而去菩薩普智度無極行
明施如是

摩調王經

聞如是一時衆祐在無夷國坐于樹
下顏華煒曄有踰紫金欣然而笑口
光五色當時見者靡不踊豫咸共歎
曰眞所謂天中天者也阿難整服稽
首而曰衆祐之笑必欲濟度衆生之
冥也衆祐曰善哉實如尒言吾不虛
笑卽興法也尒欲知笑意不乎阿難
對曰飢渴聖典誠無飽足也衆祐曰
昔有聖王名曰摩調時爲飛行皇帝
典四天下心正行平民無竊怨慈悲
喜護意如帝釋時民之壽八万歲也
帝有七寶紫金轉輪飛行白象紺色
神馬明月神珠玉女聖妻主寶聖臣
典兵聖臣帝有千子端正仁靖明於
往古豫知未然有識之類靡不歆慕
帝欲遊觀東西南北意這存念金輪
處前隨意所之七寶皆然飛導聖王
天龍善神靡不防衛散衆寶華稱壽
無量帝勑近臣主巾櫛者尒其見吾

無量帝勑近臣主巾櫛者尒其見吾

頭髮生白即當以聞夫髮白色毀死
之明證吾欲捐穢世流俗之役就清
淨淡泊之行近臣如命後見髮白即
以上聞帝心欣然召太子曰吾頭生
白白者無常之證信矣不宜散念於
無益之世令立尒為帝典四天下臣
民繫命于尒尒其愍之法若吾行可
免惡道髮白棄國必作沙門立子之
教四等五戒十善為先明教適畢即
捐國土於此蘆地樹下除鬚髮著法
服作沙門羣臣黎庶哀慕躃踊悲哭
感結摩調法王子孫相継千八十四
世聖皇正法末後欲覩摩調聖王復
捨天上塊神下從末世王生亦為飛
行皇帝号名南正法更興明勑宮中
皇后貴人令奉八戒月六齋一當慈
惻愛活衆生二慎無盜富者濟貧三
當執貞清淨守真四當守信言以佛
教五當盡孝酒無歷口六者無卧高
牀繡帳七者晡冥食無歷口八者香
華脂澤慎無近身婬歌邪樂無以
穢行心無念之口無言矣身無行焉
勑諸聖臣道行英士下逮黎民人重

勑諸聖臣道士行英士下逮黎民人不尊

六度集經第八　第十九丈　豈

早令奉六齋翫讀八戒帶之者身日
三諷誦孝順父母敬奉耆年尊戴息
心令詣受經鰥寡幼弱乞兒給救疾
病醫藥衣食相濟苦乏無者令詣宮
門求所不足有不順化者重徭役之
以其一家處于賢者五家之間令五
化一家先順者賞輔臣以賢不以貴
族自王明法施行之後四天下民慈
和相向慾心滅矣應得常護夜不閉
門貞潔清淨非妻不欲十不言二出
教仁惻覩不常誠辭不華綺見彼告
利心喜言助大道化行凶毒消滅信
佛信法信沙門言無復疑結南王慈
潤澤無不至八方上下靡不歎德第
二天帝及四天王日月星辰海龍地
祇日共講議世間人王四等慈惠恩
之所至過於諸天天帝釋告諸天曰
寧欲見南王不乎諸天曰積年之願
實如明教帝釋即如伸臂之頃至南
王慈惠殿上見南王曰聖王威德諸
天飢渴思欲相見無不願聖王豈
欲見忉利天其上自然無願不有南
王曰善思欲遊戲帝釋還彼呼御者

六度集經卷第八　第二十丈　豈

王曰善思欲遊戲帝釋還彼呼御者

名曰摩婁以吾所乘千馬寶車迎南
王来御者承命以天車迎南王車至
止于闕下群臣黎庶靡不愕然斯聖
王瑞歎未曾有更相宣稱率土咸歡
我王普慈潤逮衆生月六齋八戒自
修又以教民斯德重矣故令天帝欲
覺来迎也南王昇車車馬俱飛徐徐
徘徘欲民具見王告御者且將吾觀
惡人五道地獄餓鬼燒煮拷掠受其
宿罪之處御者如命畢乃上天帝釋
歡喜下牀出迎曰勞心經緯憂濟衆
生四等六度菩薩弘業諸天王思欲
相見帝釋自前把臂共坐南王容體
更變香潔顏光端正與釋無異即作
名樂其音無量散寶華香非世所覩
帝釋重曰慎无戀慕世間故居天上
衆歡聖王之有也南王志在教化愚
冥滅衆邪心令知三尊答帝釋曰如
借人物會當還主今斯天座非吾常
居蹔還世間教吾子孫以佛明法正
心治國令孝順相承戒具行高放捨
人身上生天上與釋相樂佛告阿難
南王者吾身是也子孫相傳千八十

曰世[illegible]爲王[illegible]行作少[illegible]

南王者吾身是也子孫相傳千八十
四世立子為王父行作沙門阿難歡
六度集經卷第八
喜稽首而曰衆祐慈愍衆生恩潤乃
尒功福不朽今得佛為三界中尊
諸天仙聖靡不宗敬諸比丘歡喜作
礼而去

阿難念弥經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優梨聚中
時諸比丘中飯之後坐於講堂私共
講議人命致短身安无幾當就後世
天人虫物無生不死愚闇之人慳貪
不施不奉經道謂善無福惡無重殃
恣心快志惡無不至違於佛教後悔
何益佛以天耳遙聞諸比丘講議非
常無上之談世尊即起至比丘所就
座而坐曰屬者何議長跪對曰屬飯
之後共議人命恍惚不久當就後世
對如上說世尊歎曰善哉善哉甚快
當尒棄家學道志當清潔惟善可念
耳比丘坐起當念二事一當說經二
當禪息欲聞經不對曰唯然願樂聞
之世尊即曰昔有國王名曰拘獵其
國有樹名須波桓樹圍五百六十里
下根四被八百四十里高四千里其

下根四被八百四十里高四千里其
枝四布二千里樹有五面一面王及
宮人共食之二面百官食之三面衆
民食之四面沙門道人食之五面鳥
狩食之其樹果大如二斗瓶味甘如
蜜無守護者亦不相侵時人皆壽八
万四千歲都有九種病寒熱飢渴大
小便利愛欲食多年老體羸有斯九
病女人年五百歲乃行出嫁時有長
者名阿離念弥財賄無數念弥自惟
壽命甚促無生不死寶非己有數致
灾患不如布施以濟貧乏世榮雖樂
無久存者不如棄家捐穢濁執清潔
被袈裟作沙門即詣賢衆受沙門戒
凡人見念弥作沙門數千餘人聞其
聖化皆覺無常有歲即衰无存不亡
惟道可貴皆作沙門隨其教化念弥
為諸弟子說經曰人命致短恍惚无
常當棄此身就於後世無生不死焉
得久長是故當絕慳貪心布施貧乏
撿情攝欲無犯諸惡人之處世命流
甚迅人命譬若朝草上露須臾即落
人命如此焉得久長人命譬若天雨
墮水窮起即滅命之流疾有甚於窮

墮水窮起即滅命之流疾有甚於窮

人命譬若雷電恍惚須臾即滅命之流疾有甚雷電人命譬若以杖擿水杖去水合命之流疾有甚於此人命譬若熾火上炒少膏着中須臾燋盡命之流去疾於少膏人命譬若織機經縷稍就減盡天命日夜耗損若茲憂多苦重焉得久長人命譬若牽牛市屠牛一遷步一近死地人得一日猶牛一步命之流去又促於此人命譬若水從山下晝夜進疾无須臾止人命過去有疾於此晝夜趣死進疾无住人處世間甚勤苦多憂念人命難得以斯之故當奉正道守行經戒无得毀傷布施窮乏人生於世無不死者念弥教諸弟子如斯又曰吾棄貪婬瞋恚愚癡歌舞伎樂睡眠邪僻之心就清淨心逮離愛欲捐諸惡行内洗心垢滅諸外念觀善不喜逢惡不憂苦樂無二清淨其行一心不動得第四禪吾以慈心教化人物令知善道昇生天上悲憐傷愍恐其墮惡吾見四禪及諸空定靡不照達其心歡喜以其所見教化万物令見深法禪

喜以其所見教化万物令見深法禪

定佛事若有得者亦助之喜養護万
物如自護身行此四事其心正等眼
所受見麁好諸色其耳所聞歎音罵
聲香熏臭織衆美苦辛細滑麁惡可
意之願違心之惱好不欣豫惡不恚
恚守斯六行以致無上正真之道若
曹亦行斯六行以獲應真之道念弥
者三界衆聖之尊師也智慧妙達无
窈不明矣其諸弟子雖未即得應真
道者要其壽終皆生天上心寂志漠
尚禪定者皆生梵天次生化應聲天次
生不憍樂天次生兜術天次生炎天
次生忉利天次生第一天上次生世
間王侯之家行高得其高行下得其
下貪富貴賤延壽夭逝皆由宿命奉
念弥戒無唐苦者念弥者是我身諸
沙門仂行精進可脫於生老病死憂
惱之苦得應真滅度大道不能恚行
可得不還頻来溝港之道也明者深
惟人命無常恍惚不久裁壽百歲或
得不得百歲之中九更三百時春夏
冬月各更其百也更千二百月春夏
冬節各更四百月更三万六千日春

冬節各更四百月更三万六千日春

更万二千日夏暑冬寒各万二千日
百歲之中一日再飯凡更七万二千
飯春夏冬日各更二万四千飯也并
除其為嬰兒乳哺未能飯時儻㦧不
飯或疾病或瞋恚或禪或齋或貧困
乏食之時皆在七万二千飯中百歲
之中夜卧除五十歲為嬰兒時除十
歲病時除十歲營憂家事及餘事除
二十歲人壽百歲纔得十歲樂耳佛
告諸比丘吾已說人命說年說月說
日飯食壽命吾所當為諸比丘說者
皆已說之吾志所求皆已成也汝諸
比丘志願所求亦當卒之當於山澤
若於宗廟講經念道無得懈惰快心
之士後無不悔矣佛說經已諸比丘
無不歡喜為佛作礼而去

鏡面王經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衆比丘以食時持應器入城求
食而日未中心俱念言入城甚早我
曹寧可俱到異學梵志講堂坐須臾
乎僉然曰可即俱之彼與諸梵志更
相勞来便就座坐是時梵志自共爭

相勞来便就座坐是時梵志自共爭

經生結不解轉相謗怨我知是法汝
知何法我所知合於道汝所知不合
道我道法可施行汝道法難可親當
前說說着後當後說反前說多法說
非與重擔不能舉為汝說義不能解
汝空知汝極無所有汝迫復何對以
舌戟轉相中害被一毒報以三諸比
丘聞子曹惡言如是亦不善子曹言
不證子曹正各起坐到舍衛求食食
竟藏應器還到祇樹為佛作礼悉坐
一面如事說之念是曹梵志其學自
苦何時當解佛告比丘言是曹異學
非一世癡冥比丘過去久遠是閻浮
提地有王名曰鏡面諷佛要經智如
恒沙臣民多不誦帶鎖小書信螢灼
之明疑日月之遠見目瞽人以為喻
欲使彼彼捨行潦遊巨海矣勑使者令
行國界取生盲者皆將詣宮門臣受
命行悉將國界無眼人到宮所白言
已得諸無眼者今在殿下王曰將去
以象示之臣奉王命引彼瞽人將之象
所牽手示之中持象足者持尾者持尾
本者持腹者持脅者持背者持耳者持

本者持腹者持脅者持背者持耳者持
頭者持牙者持鼻者瞽人將於象所
爭之紛紛各謂已真彼非使者牽還
將詣王所王問之曰汝曹見象乎對
言我曹俱見王曰象何類乎持足者
對言明王象如漆筩持尾者言如掃
箒持尾本者言如杖持腹者言如鼓
持脅者言如壁持背者言如高机持
耳者言如簸箕持頭者言如魁持牙
者言如角持象鼻者對言明王象如
大索復於王前共訟言大王象真如
我言鏡面王大笑之曰瞽乎瞽乎爾
猶不見佛經者矣便說偈言
今為無眼會　空諍自謂諦　覩一去餘非
坐一象想怨
又曰夫專小書不覩佛經汪洋無外
巍巍无盖之真正者其猶無眼乎於
是尊卑並誦佛經佛告比丘鏡面王
者即吾身是無眼人者即講堂梵志
是是時子曹无智坐盲致諍今諍亦
冥坐諍無益佛是時具揔此卷令弟
子解為後作明令我經道久住說是
義足經
自冥言是彼不及　耆癡日漏何時明

自冥言是從不及　者癡曰治何明白

自無道謂學悉介　倒乱无行何時解
常自覺行尊行　皆聞見行無比
已墮繫世五宅　自可綺行勝彼
抱癡住望致善　以邪學蒙得度
所見聞諦受思　雖持戒莫謂可
見世行莫悉隨　雖黠念亦彼行
與行等亦勤持　莫生相不及過
是以斷後亦盡　亦棄相獨行得
莫自知以致黠　雖見聞但行觀
悉無願於兩面　胎亦胎合遠離
亦兩處無所住　悉觀法得正止
意受行所見聞　所邪念小不相
慧觀法意見意　從是得捨世空
自無有何法待　本行法求義諦
但守戒未為慧　度無極終不還

察微王經

昔者菩薩為大國王名曰察微志清行淨惟歸三尊稟覩佛經靖心存義深觀人原始自本无氣強者為地軟者為水煖者為火動者為風四者和焉識神生焉上明能覺止欲空心還神本無因譬曰覺不寤之曙神依四立大仁為天小仁為人眾穢雜行為蜎飛

蚑行蠕動之類由行

蚑行蠕動之類由行受身厥形万端識
與元氣微妙難覩形無系髮孰能獲
把然其釋故稟新終始无窮矣王以靈
无化無常體輪轉五塗綿綿不絕釋
羣臣意衆闇雖寤猶有疑焉曰身死
神生更受異體臣等衆矣尠識往也
王曰論未志端焉能識歷世之事乎
覩不覩耗孰能見魂靈之變化乎王
以閑日由私門出處衣子行就補履
翁戲曰卒土之人孰者樂乎翁曰惟
王者樂耳曰厥樂云何翁曰百官虔奉
兆民貢獻願即從心斯非樂乎王曰
審如余云矣即飲之以蒲萄酒厥醉
無知杭著宮中謂元后曰斯鞁翁云
王者樂矣吾今戲之衣以王服令聽
國政衆無駮焉妃曰敬諾其醒之日
侍妾佯曰大王須醉衆事猥積宜在
平省將出臨御百揆催其平事矇矇
瞢瞢東西不照國史記過公臣切磋
處座終日身都痟痛食不為甘日有
瘦瘀宮女詭曰大王光華有損何為
答曰吾夢為補鞁翁勞躬求食甚為
難云故為濟衆靡不竊笑之也從寢

不寢展轉反側曰吾是補鞁翁耶眞

難云故為濟衆庶不竊笑之也從寢
不寢展轉反側曰吾是補蹠翁耶眞

天子乎若是天子肌膚何麁本補蹠
翁緣處王宮余心荒矣目睛乱乎二
處之身不照孰眞元妃侍曰大王不
悅具奉伎樂飲以蒲萄酒重醉無知
復其舊服送著麁牀酒醒即寤覩
其陋室賊衣如舊百節皆痛猶被杖
楚數日之後王又就之翁曰前飲尒
酒湎眩無知今始寤耳夢處王位平
省衆官國[illegible]記過羣僚切磋內懷惶
灼百節之痛被[illegible]不踰也夢尚若斯
況眞為王乎[illegible]之論定為不然王
還宮內與[illegible]臣講論斯事笑者聒耳
王謂羣臣曰斯一身所更覩聽始令
尚不自知豈況異世捨故受新更乎
衆難懸之拂𦘢忤之困而云欲知
靈化所往受身之土豈不難哉經曰
愚懷邪衆欲覩魂靈猶蠰晦行仰視
星月勞躬沒齒何時能覩於是羣臣
率土黎[illegible]照魂靈與元氣相合終
而復始輪轉[illegible]余信有生死殃福所
趣佛告諸比丘[illegible]王者是我身也菩
薩普智[illegible]極行明施如是

梵摩皇經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佛告諸比丘汝等修德奉行衆
善必獲景福譬如農夫宿有良田耕
犁調熟雨潤和適下種以時應節而
生芸除草穢又无災害何懼不獲昔
我前世未得佛時心弘普愛慈濟衆
生猶若慈母育其赤子如斯七年仁
功勲著壽終魂靈上為梵皇号曰梵
摩處彼天上更歷天地七成七敗當
欲敗時吾輙上昇第十五約淨天其
後更始復還梵天清淨无欲在所自
然後下為忉利天帝三十六返七寶
宮闕飲食被服音樂自然後復還世
間作飛行皇帝七寶導從一者紫金
轉輪二者明月神珠三者飛行白象
四者紺馬朱鬣五者玉女妻六者典
寶臣七者聖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八万四千王
有千子皆端正姝好仁慈勇武一人
當千今時王五教治政不枉人民一
者慈仁不煞恩及羣生二者清讓不
盜損己濟衆三者貞潔不婬不犯諸
欲四者誠信不欺言無華飾五者奉

[illegible]一者紫金
轉輪二者明月神珠三者飛行白象
四者紺馬朱鬣五者玉女妻六者典
寶臣七者聖輔[illegible]宮[illegible]八万四千王
有千子皆端正妖[illegible]慈勇武一人
當千尒時[illegible]五教治政不枉人民一
者慈仁不煞恩及羣生二者清讓不
盗損己濟衆三者貞潔不婬不犯諸
欲四者誠信不欺言無華飾五者奉
孝不醉行無沾汙當此之時牢獄不
設鞭杖不加風雨調適五穀豊熟災
害不起其世太平四天下民相率以
道信善[illegible]惡有重殃死皆昇天无
入三悪道者佛[illegible]昔我前世
行四等心七年[illegible]上為梵皇下為
帝釋復[illegible]間作飛行皇帝典四天
下數千百世功積徳滿諸悪寂滅衆
善普會處世為佛獨言隻步三界特
尊諸比丘聞經歡喜為佛作礼而去
菩薩普智[illegible]行明施如是

六度集經卷第八